

風風雨雨太平洋

風風雨雨太平洋

上

子羽



风风雨雨太平洋

上

刘 白 羽 著

华 艺 出 版 社

风风雨雨太平洋

下

刘白羽 著

 华艺出版社

0013209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风雨雨太平洋/刘白羽著.-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11

ISBN 7-80142-071-3

I. 风…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0517 号

风风雨雨太平洋

刘白羽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6736751)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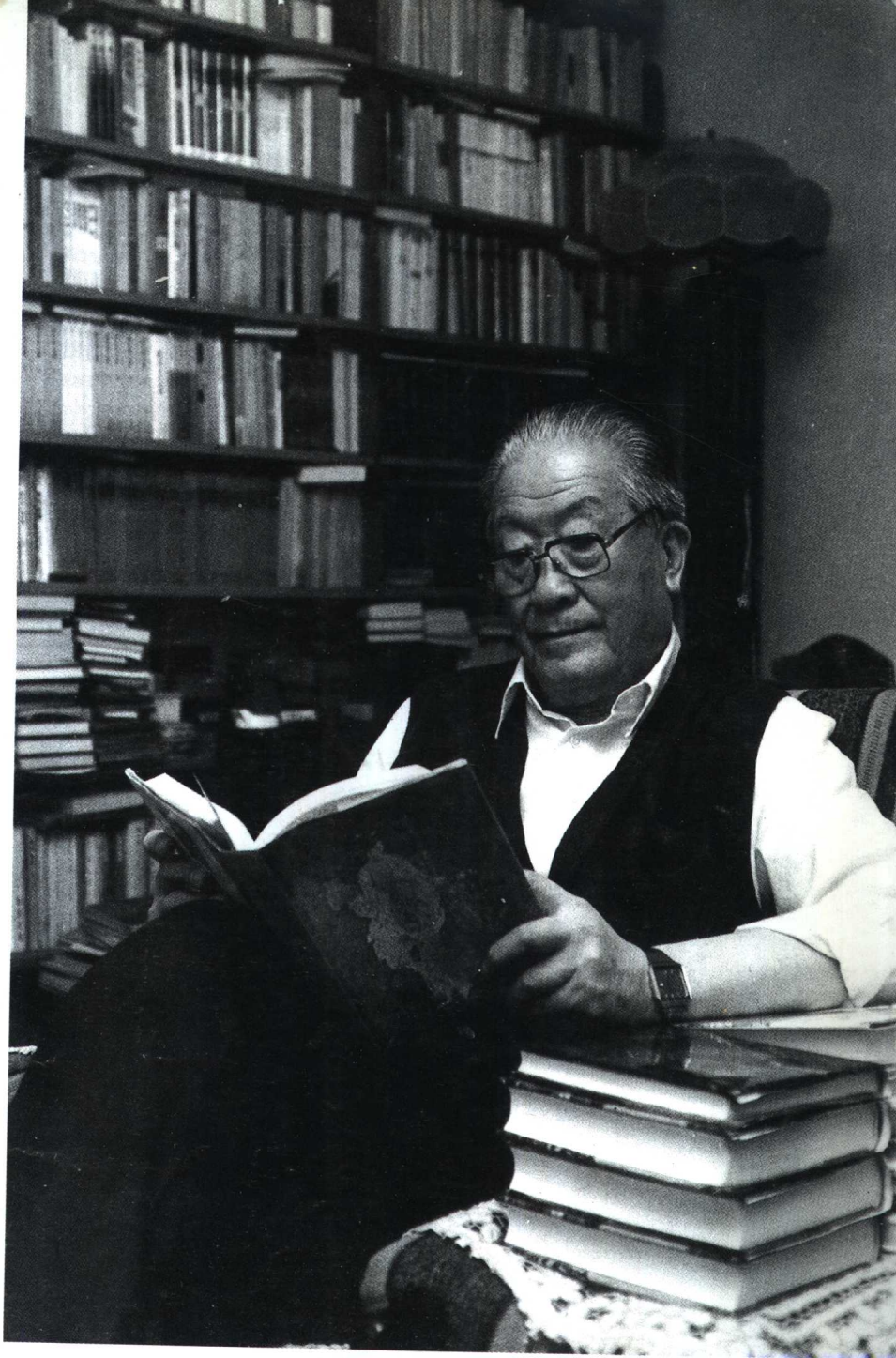
850×1168 1/32 33 印张 856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一版 1998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ISBN 7-80142-071-3/I·037

定 价: 48.00 元 (上下册)



作者像

内 容 提 要

朝鲜战争是人类史上一场非常残酷又非常雄伟的战争。王亚芳与于飞在朝鲜战场奠定了爱情基础。故事从于飞到美国去取上个世纪华人修铁路而殉身的祖先于虎的骨骸开始，这时作为神经科专家的王亚芳正在哈佛大学进行专修。以朝鲜战争为主线，通过王亚芳因抢救伤员负伤毁容，而她爱于飞，但决心不再见于飞，这种苦恋的爱情线索，塑造出王亚芳的性格、心灵、命运，在经过整容而恢复姣好容貌后与于飞终于美满结合。

当他们俩人到纽约从生命垂危的爱尔兰老人手上取得于虎骨骸，由这一包骨骸展开了一百多年前修美国横贯东西的大铁路的艰难困苦、雄伟悲壮的历史画卷。王亚芳的好朋友苏雪梅是一位江南美女，她们俩人情同姊妹，形影不离，由于苏雪梅要到洛杉矶向专家讨教，三人相约同到旧金山天使岛寻觅祖国受难先人的踪迹。由于看到一块白骨，触发起苏雪梅的内心悲痛，与王亚芳并榻夜谈说出了她是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被救出的婴儿的悲惨遭遇。但当王亚芳、于飞回到波士顿时，突然得到一个可怕的通知，要他们看洛杉矶的电视：苏雪梅在一片血流中，竟遭黑势力残杀至死。王亚芳挺身而出，急飞洛杉矶处理苏雪梅后事。为了安全，她和于飞住在华人司徒南、林楚楚家中，经中国一位大律师努力，王亚芳才抱了苏雪梅的骨灰盒回波士顿。这一暴力惨案

震动了全世界。与王亚芳相识的哈佛大学黑人女副教授、马丁·路德金的继承人迪尔西发动了为了正义与良知向华盛顿进军的25万人大游行。迪尔西请王亚芳到大会上讲演，王亚芳做了慷慨激昂、感动全球的讲演，她谴责美国以人权制裁别国并现身说法说你们看看落在我身上的美国人权吧！她解开衣襟，将一片被美国炮弹炸出的紫色伤疤的整个脊背转向群众。这哪是人的脊背，这是历史的丰碑，感动得全场几十万人肃然起立致敬。至此，全书发展到了高潮。

王亚芳回到波士顿向她的导师、全世界赫赫有名的神经科专家马丁说：“我不能在苏雪梅流血的土地上再停留一天。”马丁开汽车带他们到遥远的郊外，到被称为“一分钟人”的民兵塑像前，一下又展现出在那悲愤时代美国人也曾是英国殖民主义压迫下的奴隶。这种共同的命运深深触动了于飞，他以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在马丁及其妻子玛丽的帮助下，将于虎的骨骼埋在一棵古老的栗树下，与民兵朝夕相处。

归国机舱中，突然遇到他们以为牺牲了的陈永进，陈永进跟他们谈到停战时，双方阵地上欢乐的情景，三人都为正义战胜邪恶而欢乐无比。王亚芳受院长之嘱飞往上海治疗一位老人，同时送交苏雪梅的骨灰。经过治疗的老人，突然由轮椅推到苏雪梅殡仪礼堂上，这使王亚芳大惊失色，但老人坚强地向苏雪梅致敬，然后劝慰苏家两位老人，指着王亚芳说出一句非常有分量、非常深刻的话：“你们不是又多了一个女儿吗？”

书的结尾是王亚芳在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上看着长江滚滚流入大海，她感慨万端，期望太平洋应当是真正太平的太平洋，而不是不太平的太平洋。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6)
第三章	(63)
第四章.....	(109)
第五章.....	(182)
第六章.....	(244)
第七章.....	(329)
第八章.....	(396)
第九章.....	(539)
第十章.....	(664)
第十一章.....	(764)
第十二章.....	(834)
第十三章.....	(894)
第十四章.....	(936)
我们的心灵在延河	(1045)

第一章

碧海蓝天之上，有一条闪闪发亮的银线向前移动，这是一架波音 747 客机横掠太平洋，从中国向美国航行。

于飞从心中感到十分爽适舒坦，因为他的座位恰恰在一个圆形的舷窗的旁边。这是他的一种爱好，第一次远航巴黎，从高空俯视下界有一种超越物外之感，从而把人间万物看得明明白白。因而，每当这时，他虽然没有笑，但整个脸色好像说：“这是多么好呀！”第一次远航正飞越地球屋脊喀喇昆仑山上空，飞机一高一低，上下颠簸，轰鸣震响，雪峰像一丛丛利剑巍然耸立，石破天惊，使他心胸为之大大开阔。而今天，横渡太平洋，没有任何障碍，飞机只沿着一条平行线滑行，是那樣的柔软，那樣的平滑，像一片树叶在清风中飘动，于飞感到格外的惬意。从北京乘中国民航飞机到东京，10 点搭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客机，从东京成田机场起飞大约一个小时，正倾注全神时，他的神色突然之间一下变化了，——他的眉峰皱起，那皱纹像锐利的剑肃穆庄严——一种极度的美，使他有点怦然……整个大海变成一片朱红，苍茫无际的朱红，一时之间，于飞不知是怎么回事，一

转念凝思，他才想到这里是夕阳落照把太平洋映成一望无际的红色，这太宏伟、太壮观了。

他心想：“这红色，我在哪儿看到过……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这时机舱里的灯光亮了起来，这明亮的灯光好像一种信号，太平洋上的黄昏就此消失了，黑夜接着降临，他若有所失，但无可奈何。他拉下窗帘，从坐位上站起来，打了一个哈欠……这时你可以看到他的魁梧的身材，笔挺的腰板加上两鬓秋霜，于是从他眉宇之间透露出一种动人的魅力，战场的血与火在他神色中偶然露出一种威严，石油野外作业的在他身上显示一种精干与果断……于飞的确是一个很有风度的人，作为政协委员有一次他到一所学校里去考察，有些女学生窃窃私语地说：“这老头真帅！”是的，他老了，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下来还不老吗？但他的精神是年轻的，精力是旺盛的，好像几十年雨雪风霜，把他凝聚成像一个有心灵的雕像。当他又坐下来时，他暗暗自笑，他从上飞机以后简直根本没有看一眼机舱。机舱这个长长的大房间，灯光豁然闪亮起来，在他附近，有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人，把灯泡扭向他的位置，于是像一注水银灯照亮，他在沉思、凝目、信笔直书。也许他在写毕业论文吧？这青年人两颊绯红，栗色的卷曲的头发覆在额头上……于飞在国外看到在地铁车厢座位上一个个人都在读书，他就为这种文化素质而艳羡。对于现在这个青年，他凝视了一阵——他在微笑的时候，轻轻叹了一口气，这是对自己国家文化素养的遗憾？还是对青年未来的希望？一身紫色的空中小姐走过来，戴着紫色的贝雷帽，紫色马甲左襟上镶嵌着一片金黄色的鹰翼，白色紫条纹的衬衣，白色的紫纹的蝴蝶结，推着饮料车，在他面前微微停了一下。他望着那女人碧蓝色的大眼睛，有礼貌地笑了一下，“请给我一杯威士忌……加冰块的……”那小姐也有礼貌地笑了，她的巧手十分敏捷轻快，很快把一杯酒送

到他手上。他轻轻摇了一下那半圆形的玻璃杯里，深黑的威士忌和水晶般的冰块荡漾了一下，他随即吸了一口，芳香、清凉……那醇美的酒沿着喉咙流下时，他觉得痛快极了！他伸手取出原来从手提箱里拿出夹在前面座位背后兜袋里的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他已经读过一遍了，他为黑人老妈妈迪尔西的崇高精神而感动得流了泪。啊！这是一个完美的雕塑……福克纳在这本书里用两把雕刀，一把雕出崇高，一把雕出卑贱，现在他想再读一读最后一章，他希望这次美国之行能看到迪尔西这样品德高尚的人物。当他读到最后一章发现迪尔西时，他又眼泪模糊了，他轻轻地把书和酒杯都塞在面前的兜袋里。这时才发现机舱里已经灯火黯淡，很多位子上的人都关了灯在酣睡了。这时，一个景象忽然映进他的眼帘——在离他相当一段距离的飞机安全门附近，在暗淡的灯光中，有一个老人像捧着一碰就会碎的玻璃器皿，两手把一个小婴儿抱在怀里，大概是为了催眠，就那样缓缓地走过来走过去。于飞想起他在哪儿见过这个老人？

在哪儿？……啊！在东京。当他从北京乘中国民航飞机到东京成田机场，换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飞机时他办完手续，在一排座椅上找了一个位子坐下来，他忽然看见离他不远的地面上衬了棉垫躺着一个面孔红赤的小小的婴儿。他不哭，只伸着两只娇柔白嫩的小手在鼻子上、脸上揉弄……于是为这小小婴儿所吸引。——但不久，他笑了，他想到这就是外国人带孩子的办法，要是中国母亲不管自己困得睁不开眼，也要把孩子抱在怀里。于是他张眼寻视，果然在旁边的长椅上发现了一个年轻、金色长发，只在脑后松松挽了个发结，——就好像在她自家的卧室里一样，躺在那儿睡着；他头顶头睡着一个男子，穿着白布的印度服装，这个人看样子是个病人，他软弱无力，闭了眼睛，蜷曲着身子，但他没有睡着，不时轻轻地咳嗽两声。他们都一任婴儿躺在那里，于飞想，“他们是多么信任世人，就不怕有人一时莽撞，

一脚踩在婴儿身上？……”在这同时，一个美国老人倒在那儿跑来跑去，大概是办理转机手续，他们是什么关系呢？看样子，那金色头发的是他的女儿，可能在印度嫁给了一个印度人，而这人又生了病，于是老父亲就远渡重洋到印度接他们去美国。

是他，就是这个老人。

在灯光下，他发现那对夫妇，放下椅背舒适地睡着。

而这老人，就这样不停地轻轻地走着走着，那样温柔，那样慈祥。这一景象在于飞心中荡起一阵爱的涟漪。但是，他困倦了，他按下右边靠手上一个按钮，放下椅背，不知为什么？他又没有马上就靠下去，而是从西装里面小口袋掏出两张照片，一张是在哈佛医院学习的他的妻子的照片，一张是邀请他访问的汤姆森医生的照片。他看了一阵，——汤姆森长满一头蓬松雪白的头发，瘦瘦的面孔白里透红，有一双锐利的眼睛，这时两颊上倒挂下来的两条皱纹，像钩子一样，高高鼻梁下一张宽阔的嘴巴，钩子一颤动满脸就露出笑容。于飞想：“几十年了，老朋友银白色的头发衬着赤红的面孔，显得豁达、愉快……哎！我们两鬓也都已经给霜染白了。”

——于飞想到不久时间之后，就要同这位老朋友相见，他感到惬意，舒适。于是他就仰身躺下，在睡着之前，忽然间想到黄昏时所见的朱红色的太平洋，他又自言自语地喃喃着：

“这红色我在哪儿看到过？……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他口中还残存着威士忌的香味，他闭上两眼慢慢睡着了。

二

于飞和汤姆森相识在几十年前的朝鲜战场上。那时，于飞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团长，汤姆森是美国战俘。不过，这是一个奇特的俘虏。

在一场恶战之后，几天几夜没有睡觉，尽管两眼球上布满血丝，衣服还充满着浓浓的战火烧焦的气味。但一坐到朝鲜老乡的热炕上，还是首先打电话向上级首长汇报了战斗情况。刚放下电话耳机，——说实在的，他很想，也很应该倒下来睡上一觉。可就在这时，二科一个参谋在门外喊了声报告，随即拉开木格上粘着高丽白纸糊的木门。朝鲜农家的房屋一半是炕、一半是厨房，二者是相连结的。一个老阿妈妮在灶火眼前，不断劈着木柴，又不时掀开锅盖喷出白云般的水蒸气，把老阿妈妮笼罩在内。可是灶火眼里的红火光又不断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照出一闪一闪的亮光。由于这边一进门就是炕，参谋为了省得解带子、脱靴子，但怕污泥雪水弄脏炕席，——因为就在这样兵荒马乱、炸弹横飞的日子里，朝鲜人又还是保持着清洁的习惯，将炕席洗擦得一尘不染，于是参谋从厨房门那边进来，那边是土地，他敬了礼报告：

“有一个俘虏不肯吃饭，还……”

“还什么？”

“还很傲气。”

“怎么个傲气法？”

“他不像那些美国士兵，一进了窑洞就聚在一团像一群乞丐一样靠在墙角、坐在地上；给他们米饭，他们就像饿狼一样伸手抓起往嘴里塞，撒得满地都是……这个俘虏不吃，只一个人在那儿迈着步走过来，走过去，他说他要见我们的司令官。”

于飞觉得这人很有意思，就说：“你去带他来，你说司令官要见一见他。”

隔了不久，厨房那边的门开后，一阵狂风吹着暴雪进来和饭锅的水蒸气汇合一起，朦朦胧胧，像一个影子一样走进一个人，这就是那个不吃饭的美国俘虏，后面是年轻的英文翻译。这个又高又瘦的俘虏直挺挺立在那里，面上带着一种轻蔑的神气。于飞站在炕上，用婉和的语气问：

“你为什么不吃饭?”

俘虏果然十分傲气，说：“我是美国人。”

阿妈妮从这个美国人一进来，就非常不乐意。现在看他还这样傲慢，一种怒火从心底涌上来，把手里拿的木水瓢一下朝他身上狠狠地砸去。啊！阿妈妮大声喊着：“我要杀死你，我要杀死你！”经翻译劝解，方肯平息下来，可这个美国人还那样直挺挺站着纹丝不动。

“是呀，你是美国人，应当在美国吃你们的面包，可是你跑到远隔太平洋的朝鲜，你又被俘虏过来，你就不得不吃朝鲜的粮食了。我理解你的自尊心，可是这都怨你们的美国。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你是俘虏！”

这时，风雪烟雾消失了。

俘虏看到于飞说最后两句话时的威严、神气，他心里震动了一下，没有说话。于飞笑了笑说：“阿妈妮，我借你的饭，请个客可以吗？”

阿妈妮气愤地一踹门走到外面暴风雪中去，她撩起长裙擦着眼泪，她嗷嗷痛哭了。

于飞转过身来对那个俘虏说：“你怕我们饭里有毒药吗？所以我自己跟你来吃这一顿饭，来吧！”

于飞这种和蔼的态度似乎感动了这个强硬的美国人，他坐在火灶边上脱掉沾满冰雪的沉重的北极装的长靴，走到炕这边来。于飞敲着朝鲜的金晃晃的铜饭碗说：“听说你们美国人中流传着朝鲜有很多金饭碗，大家都纷纷想来抢夺金饭碗”，“你对美国的文明估计得过低了，就像我们到日本，不会跪着吃饭一样。”这个美国人也不会盘膝而坐，他那两条长腿没个放处，他有点犹豫，有点羞涩，不知怎么办好。于飞顺手把自己的背包丢给他，他感激地笑了一笑，就在上面坐下来。

于飞哈哈笑起来，这笑声传染给这个美国人，气氛立刻缓和

下来。美国人迟疑地问这个英姿勃勃的年轻中国人：“你是这儿的司令员？”

“是的，我是这里的司令员。”

“那么你是胜利者。”

于飞很严肃地回答他：“是的，我是胜利者，但还不是最后的胜利者。”

“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那么你呢？”

“……”

于飞观察着这个美国人，他发现了美国人的求实精神，便对这个美国俘虏说：“我们不争论战争谁胜谁负，你能告诉我你是什么人？”

“我是一个军医，叫汤姆森·库迪库姆。”

“我很尊重科学家，可是你现在坐在这里有什么感想呢？”

“我感到耻辱。”

于飞说：“不，不，大夫，我们两国在交战，你做俘虏，不能算耻辱。可是，你给人家一脚踢下吉普车，那是你们自己人，那才是耻辱呢！”

汤姆森满脸绯红，他为这个年轻人锐利的眼光所震惊。他想：“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我这无谓的自尊有什么意义呢？！……他好像连我心里想的什么都一清二楚……”

他们吃完了饭，于飞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美国骆驼牌香烟，抽出一根给汤姆森递过去，汤姆森好像一下从沉思中惊醒。

他说：“还是让我吸我的烟斗吧！”

如果说在火线上是战争的较量，这一说话则是精神的较量。于飞尽管不露出真正的面目，但他的确看到一块坚冰在悄悄地溶解。他看汤姆森微微低下头，打着了打火机，在点燃烟斗，火光照亮了他的面孔。他由刚进门时的僵硬变得柔和了，他似乎为他的烟丝的香味而感到意外的舒适。

于飞觉得第一次会面应当结束了，汤姆森很敏感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猛吸了几口，把烟斗放在口袋里，俩人站在炕上，在俩人眼睛相对的那一刹那，汤姆森似乎在说：“这是多么好的一个中国人啊！”

于飞则重复刚才想过的：“溶解了，是的，溶解了。”

于飞抓紧时机问他：“你想怎样安排你、打发你的日子？”

“我是一个俘虏……”他没有说出来，意思很明白，“你们俘虏了我，还是由你们摆布。”他似乎觉得在僵硬解脱之后，再这样讲就是不合适了。他显示出美国人质朴的一个方面，“我是一个医生，我是人道主义者……如果手术刀在我手里还有用，我将尽我一切力量抢救人的生命，——对美国人是这样，对中国人也是这样，对朝鲜人也是这样。”

“我们会考虑你的选择，尊敬的汤姆森·库迪库姆大夫。”于飞伸出手跟他握手。

这一来，汤姆森一时有点慌惑，于飞觉得这个美国人很有点颤动，他判断这是他的心在颤动。

这一夜，暴风雪横掠太平洋、横扫朝鲜战场。

汤姆森得到很好的待遇，一架钢丝床，一个北极袋，还有一件橄榄色的大衣。毫无疑问，这都是中国人从火线上缴获来的美国军用品。他一夜不能入睡，思考着一个问题：因为他亲眼见的中国人跟美国宣传的中国人是恶魔、残忍、强暴，美国人一旦落到他们手里，就会遭到肢解、杀戮，是多么不一样，他翻来覆去地回想着傍晚那一场面。于飞的合乎分寸的威严，合乎分寸的和蔼，使他终于相信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也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中见到的一个最轻松、可信的人。他在晓色迷朦中睡了，他无悔于他最后的表白。他朦胧中想：“我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我应该是坚定不移的人道主义者，——我这样做，不是美国的耻辱，而是美国的光荣……”而后他心安理得地闭上眼

睛。暴风雪把空中的阴霾扫光。早晨出了太阳，当他醒来时，坐在床沿上，很费力地穿着那双又重又笨的长筒靴时，——一个人走进来，这个人于飞。

于飞昨天送走汤姆森后，他就打电话把俘虏美国大夫的情况报告了师首长。师首长又报告给军首长，看来此事很受领导的重视。于飞从前线上下来，一直没有睡觉，此时把头一搁到背包上，上下眼皮就闭在一起了。正在这时，一阵电话铃声猛响，他一滚身坐起来，电话传来军长那火辣辣的声音：

“小于，听说你搞到一个宝贝？”

“军长，您别逗乐了……您是不是需要一支连发的卡宾枪，我这里可倒不少。”

军长装出严肃的声音：“你别想装糊涂，我说的那个叫什么汤姆森的……”

于飞忍不住噗哧笑起来：“咳！我说的是外国人的名字。”

“真是啰里啰嗦，我讲的就是那个美国大夫要争取——人道主义好嘛！我们也是主张革命人道主义吗？把毛主席写白求恩的那篇文章给他看看……”

“我们这里没有英文本给他看呀！”

“你们会翻译给他，小于，我说你聪明，有时又糊涂，同意他随军行动，还送俘虏营！送俘虏营就浪费了一个人才，让他动手术刀可以救治多少生命，管他黑人、白人、黄人，反正都是人。”

汤姆森说：“我没有刮胡子，对不起。”

“军人是要讲究仪容的，你刮吧，我等你。”

汤姆森就是经历了那场恶战，又当了俘虏，但是从服装上容貌上，一直保持着——一个医生、一个军人应有的整洁。于飞看他刮了脸后，精神焕发，心里想：“这是一个人的尊严。”因此心中暗暗佩服汤姆森，他们并排坐到床上，于飞就说：“我们领导马上